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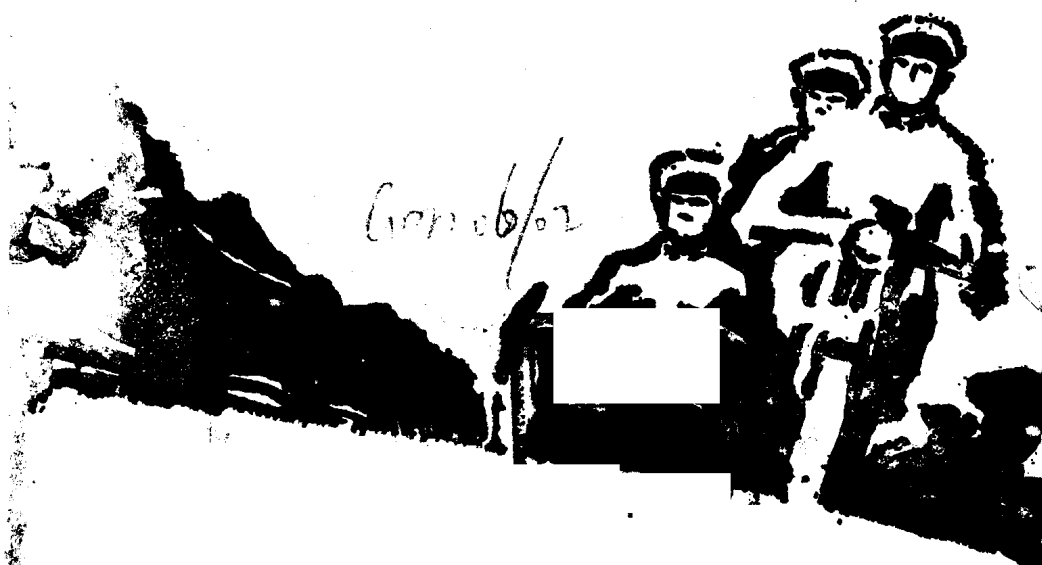
王松山 著

五个血手印

侦破小说集

五个血手印

王松山 著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五个血手印

王松山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太原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7.25 字数：152千字
1985年9月第1版 1986年12月山西第8次印刷
印每：95001—145,000册

*

书号：10397·17 定价：1.30元

目 录

秋夜的血迹·····	(1)
五个血手印·····	(47)
女尸之谜·····	(80)
汽车上的搏斗·····	(142)
黑影·····	(151)
一双定情鞋·····	(158)
姑娘与盗犯·····	(185)
怕狗的刑警队长·····	(192)
一个奇怪的民警·····	(203)

秋夜的血迹

一、阳台滴血

秋夜，明月被浮云掩遮，显得朦朦胧胧。少倾，月亮又挣脱出来，大地顿时皎洁如昼。

在月光下，A县最高的建筑——有五层之高的北方旅社大楼显得更加雄伟壮观。它座落在火车站的东侧，是县城最热闹的地方。平时南来北往的旅客，一下火车便在这儿落脚。旅社设备也相当考究，尤其二楼，全是带卫生设备的套间。屋子宽敞明亮，推开落地窗，还有个精致的小阳台。

二楼服务员小婕是个十八岁的姑娘，个子高挑，皮肤白净，细眉大眼，油光发亮的大辫子从后脑一直拖到窈窕的腰下。她手脚勤快，待客热情，嘴边常挂着讨人喜欢的微笑。

“当、当、当……”大厅的挂钟敲了七下，小婕欢快地提着一把茶壶去客房灌暖瓶。她娉娉婷婷地走到203室门口，“咚咚咚”，轻轻敲了敲门。

门开了，猫腰开门的是一位胖旅客，光脑袋、扁鼻梁、一脸横肉，浮肿的眼皮耷拉着，把蚕豆似的小眼珠盖住了一半。小婕收敛起笑容，惊诧地一愣，眉心皱了起来：这不是205室的张进财吗？怎么跑到这儿来了。胖旅客大概看出小婕的心思，连忙说：“这屋的人请我喝酒，我陪着干几杯！”

屋里，一位旅客正在开怀畅饮。这是个瘦矮干瘪、皮肤黝黑的小老头，长得很丑，凸额角，短鼻子，方嘴。见小婕进来，他眯缝着醉眼，以粗鲁的口吻戏谑地说：“哎，来来来，小妮儿，你也来喝一口！”

小婕厌恶地斜睨了酒鬼一眼，不屑搭理，灌完水后转身离去。

约摸一小时之后，小婕估计203室的旅客吃罢喝毕，就拿起抹布，提起扫帚，前去打扫。门微微开着，露出一条缝，她推门进去，路过卫生间，听见里面响着流水声和金属声，再往里走，见写字台上、椅子上、地板上扔着酒瓶、果皮、烟头等一大堆脏物，靠着阳台的一号床上，蒙头躺着一人，盖着双层被子，发出“呼哧呼哧”的声音。她轻手轻脚打扫完便出去了。

又过了大约一刻钟，小婕刚回到值班室，205室的胖旅客就背着挎包急急慌慌地跑来了。他用手绢擦着额上的汗水说：“我要走了，退床位。”

小婕疑惑地瞟了他一眼，问：“你不是说要住到后天吗？怎么突然要走？”

胖旅客一怔，面颊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，红着脸，憋着气，神色惶然、吞吞吐吐地回答：“是……是这样的，单位来了电报，叫我马上回去。”……

胖旅客匆匆离去不久，小婕拿着簸箕出去倒灰渣。她沿着楼梯墙向灰渣堆走去，没走几步，猝地感到脖颈里一凉，用手一摸，是水，上面滴下来的水！

她抬头一望，“嘀嗒”，又是一下，一滴冰冷的东西从二楼阳台上滴下来，恰好落在她的前额上。

她气极了，伸手把额上的“水”一抹，正欲骂上一句，蓦然，她呆住了，原来在月光下，她发现手上的“水”竟是黑乎乎的粘液！这是什么呀？她蹙紧眉，瞪大眼，把手放到鼻子底下闻了闻，哎唷！血腥味！……

二楼阳台上的“水”还在往下滴，小婕急忙跳前一步躲开了，转身再望原地，她的眸子睁得更大了：地上已经积了一滩“水”，不！是一滩血！

她毛骨悚然了，心不由抽得绷绷紧。这时，月亮又被浮云遮住一半，四周凉风飕飕，空无一人，只有树影婆娑，松涛阵阵，以及自己身子的阴影，她更感到恐惧了，怕得打了个寒噤，惶悚地尖叫起来：“血！血！……”旋即扔掉簸箕，撒腿往楼里跑。

奔进经理室，她的身子还颤栗不已，嘴唇翕动，两腮颤抖，半晌才喘着气嗫嚅道：“那边阳台滴血……”

经理是个才上任不久的年轻人，胆大心细有头脑，听小婕一说，感到情况不妙，立即问：“血是从哪个阳台上滴下来的？”

小婕竭力镇定了一下情绪，略为思索了一下说：“大概是203室吧。”

“走，看看去。”经理迅疾出屋，急步向203室走去。

203室灯亮着，但门紧锁着。

经理让小婕取钥匙开了门，进屋刚一瞧，就不由地“哎唷”一声叫起来，原来一股股殷红的血液正从一号床上往下滴，顺着地板微微的坡度，流向阳台……

经理明白，出人命案了，连忙返身向电话间奔去。

县公安局刑警队电话铃声大作。

刹时间，“呜儿——”一声声警笛划破夜空，吉普车、摩托车、救护车亮着耀眼的车灯，一辆接一辆地从公安局开出，车顶连转带闪着红灯。

开着吉普车的侦察员小梁，今年二十四岁，身子矮敦，胸膛宽阔，双眸炯炯有神。他动作敏捷，性格倔强，练就了一套擒拿格斗的硬功夫。

在他身边坐着的，是女侦察员小郭，今年二十五岁，身材苗条，齐耳短发，明眸洁齿，有一张鹅蛋形的秀气的脸，两腮还有一对好看的小酒窝。她平时神情端庄、娴静，办起案来却骁勇、泼辣，虎虎有生气。

坐在后座的是刑警队长刘根柱。他身高一米七八，肩宽腰圆，在和蔼而英武的脸膛上，有着宽阔的前额、浓浓的剑眉和高高的鼻梁。那双锐利的眼睛闪着深邃、明亮而冷峻得使人生畏的光芒。猛一看，他老练深沉，其实他岁数并不大，才二十八，在部队里当过几年侦察兵，复员后安排到公安局，最近刚从省公安学校培训回来。

警车在北方旅社一停下，经理就急切地迎上去。刘根柱跳下车，一边听经理介绍，一边快步跑向203室。

现场勘查开始了。

盖着两层被子的矮瘦旅客，早已停止了呼吸。他和衣朝天躺着，太阳穴和脖子被捅了几个大窟窿，流血不止。

小郭端起照相机，白光一闪，死者的惨景摄进了底片。

现场没发现死者的任何遗物，也没找到凶器，但从伤口看来，凶器是一把直径约2.5厘米的圆形铁锤和一把尖尖刀子。

在死者的身上和床上，凶手没有留下任何指纹，显然是

戴着手套作案的。

刘根柱神情严峻地说：“这是一起恶性他杀案，必须尽快找到凶手。”

刘根柱和侦察员们走出现场，来到经理室。刘根柱点燃了一支烟，对小婕说：“说说情况吧！”

小婕第一次经历这种事，真是吓坏了，此刻才惊悸稍定。她起伏着胸部，喃喃地说：“203室的旅客是中午来的，叫贾双喜，登记时出示了M县石山乡石山村农机厂的介绍信，带着三只旅行包，其中一只鼓鼓的。他一下子包了203房间，付了两个床位的钱，说还有个同伴要来……”

听毕小婕断断续续的叙说，刘根柱沉吟一下说：“唔，那个张进财的行动很可疑。”又问小婕：“除了他以外，还有谁与死者接触过？”

小婕想了想：“没有了，哦，好象还有一个……”

“不要紧张，慢慢说吧。”

小婕回忆道：“今天午后，有个人来找过贾双喜。我问他是哪儿的，他说是县委的，可是我经常去县委，从没见过他。”

“他长得什么样子？”

“高个儿，眉眼没看清，架着墨镜，戴着大口罩。”

“此人什么时候离开的？”

小婕摇摇头：“后来，再也没有见到他。”

刘根柱又点燃了一支烟，自语道：“哦，又是一个谜！”随即合上笔记本，问小梁、小郭：“对这个案件，你俩是怎样想的？”

小梁是个炮筒子，立刻带着猜测和推断的语气，口若悬

河地说起来：“我觉得凶手就是胖旅客。理由一，小婕第一次进去，见他与死者一块喝酒，而且没有第三者。这时候是凶手有意灌醉死者，以便下手。理由二，小婕第二次进去，发现死者蒙头躺在床上，发出‘呼哧呼哧’的声音。根据现场勘查对死者血液凝固程度的分析，死亡时间约在晚上八时左右，也就是说，当时凶手已经杀了人，躲在卫生间洗手和整理凶器，而死者在床上余气未消，发出了那种近似打鼾的声音。理由三，不一会，凶手突然神色反常地办理离店手续，借口单位来了电报，实际上旅社并没有收到过任何电报，这显然是谎言。”

“我说几句。”小郭的双眸顿时透出一股姑娘所没有的、专注执拗的神色，“我同意小梁的意见，再补充一点，就是罪犯的杀人动机。死者被杀以后，死者的三只旅行包失踪了。从这点看，动机是图财害命。”

听完两人的分析，刘根柱蹙着眉头，没有立即表态，而是吞云吐雾地抽着烟，在屋子里踱来踱去，苦苦思索着。半晌，他才停住脚步说：“我总觉得这个案件不会那么简单，比如：死者的三个旅行包不翼而飞了，但据小婕说，胖旅客临走时只背了个挎包，那么死者的东西去哪儿了？因此，目前还不能断定胖旅客就是凶手，也就是说，不能排斥对第三者的怀疑，而且，我总觉得杀人犯不会那么愚蠢。”

刘根柱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，换了个语调说：“不过，从各种迹象来看，那个胖旅客确实是值得怀疑的，也是我们掌握的唯一线索。我看这样吧，小郭，你先去快速冲洗死者的照片，然后带上照片连夜去M县证实死者的身份，今晚十二点我通过电台与你联系。”

小郭点点头，旋即起身。

刘根柱紧接着对小梁说：“我俩去追回胖旅客！”

小梁早已磨拳擦掌，“腾”地从椅子上蹦起来就问：“向什么方向追？”

刘根柱思索着捏灭烟蒂，剑眉一扬说：“公共汽车夜间是没有班次的，张进财只能走铁路了。”说到这儿，往墙上的列车时刻表瞅了一眼，又抬手瞥了一下手表，果断地说：

“今晚九点三十分有辆慢车路过，现在是九点二十四分，离开车时间只有六分钟了，走！上车站！”

走到大门口，刘根柱似乎又想起什么，回转身子向小婕招了一下手，试探着问：“你认识张进财，一起去行吗？”

此时，小婕紧张的情绪已经松弛下来，她觉得有公安人员在身边，再没什么可害怕的了，听刘队长一说，便忽闪了一下乌黑发亮的大眼，把耷拉在胸前的长辫子往身后一甩，爽快地回答：“行！”

二、疾追胖客

站台上，一列客车喘着粗气徐徐停下，早已等候的旅客一窝蜂地涌到车门口，还没等上面的客人下完，就争先恐后地往上挤。

车站广场上，一辆警车赶到。刘根柱轻捷地跳下，拔腿就往检票口跑。

到了检票口，他急切地问女服务员：“进站的旅客中有没有一个光脑袋、扁鼻梁的胖子？”

“有的。”服务员不加思索地回答，“他进站时慌慌张张，象丢了魂似的，还踩了我一脚呢！”

刘根柱向身后的同志一招手：“进站！”

三人飞快地向列车跑去。

就在这时，“呜——”一声长鸣，列车缓缓开动了。

刘根柱一个箭步跃到车边，嗖的一下，腾空跃了上去。他担心小婕上得慢，旋即回转身子，左手抓住车门边的铁杆，右手迅疾地向车下的小婕伸去。

小婕恰好来到车边，急忙向前紧跑几步，一伸手，被刘队长粗壮有力的大手拉了上去。

性子急躁的小梁这时倒一点儿也不着急，他不慌不忙地走到车边，泰然地望着一节节车厢从身边过去，没有一点行动。直到最后第二节车厢驶过之际，他才从容地一蹲身子，闪电似地来了个“旱地拔葱”，纵身跃起，两脚正好落到最末一节车厢的踏板上。

列车在秋夜的原野上奔驰着。

这辆车早已满员，车厢的通道里都挤满了旅客，连洗脸间也找不到一点空隙。

胖旅客提心吊胆地挤到九号车厢的厕所边，瞥眼窗外飞快向后退去的景色，不由如释重负地呼出一口气。

忽然，九号车厢另一头的人群骚动起来，原来乘警陪着两名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跨步进来。

“起来，起来，别在通道里坐着，查票啦！”乘警一边叫喊着，一边检查旅客的车票。

张进财本来心里就有鬼，见此情景，立刻疑惑起来。查票怎么来了这么多警察，还是全副武装的？忽然，他的目光凝固住了，脑袋“嗡”的一响，身子骤然一震：警察身边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——北方旅社的二楼服务员！

他预感自己做的事败露了，黯然失色，身子不由仓惶失措地步步后退。他咬紧牙根，使尽力气，挤向厚厚的人墙，从九号车厢挤到八号车厢，又从八号车厢挤到七号车厢，身边不时传来人们的埋怨声和漫骂声：“前面没地方了，你乱挤什么！”“哎呀！踩在我身上啦！你这个死胖子！”

张进财装聋作哑，全然不顾人们的怨骂，还是一股劲地往前挤，挤出五号车厢，全身早已湿透，光秃秃的脑袋冒出了大汗珠。正当这时，列车广播喇叭响起了报站声：“南营车站到了，下车的旅客……”

张进财一听，象抓住了救命稻草，没命地往车门方向挤去。

车停了。门一开，胖子赶紧往下冲，不料一脚踩空，身子象只圆球似地翻滚下去。

正在车厢里巡查的刘根柱一看到站了，连忙用眼示意小婕。小婕迅速倾身猫腰，探头窗外……

蓦然，小婕指着前方摔倒在地的人，大声喊叫起来：“就是他！就是他！他下车了！……”

远处，张进财隐隐约约听到小婕的叫喊声，更加紧张了，他犹如惊弓之鸟，丧魂落魄地从地下跳起来，拔腿就往前跑。他以前来过南营，知道这是个小站，铁路旁边就是田野。于是，他顺着铁轨跑了一段，向旁一拐，翻过半人高的栅栏，上了高坡，又跃过一条小沟，窜进了高粱地里。

他钻到茂密的高粱地深处，听到站台方向传来汽笛声，知道列车开动了，再窥视四周：没有丝毫动静，这才嘘了一口气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。

“不许动！”骤然，他的身旁响起一声吆喝。他一愣还

未定神，两名威武的公安人员已经象一堵高墙似的神奇地出现在面前。他知道再也溜不了啦，身子象筛糠一样地抖动着，颓然地垂下了头。

半小时后，刘根柱把张进财带回了县公安局。

“我有罪，我有罪，我交代，我交代……”还没等发问，张进财就声音沙哑地叫起来。

“说吧。”刘根柱坐在办公桌边冷冷地说，眸子里射出锋利的光。

“是，是。我有罪，我偷了203房间那人的钱。”说着，他抖抖索索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皮夹子。

小梁走近一步，接过皮夹子，翻开一看，里面有二、三十张拾元的票子，不由冲出一句：“你这个残忍的家伙，为了这三、二百元钱，竟然去杀人！”

“杀人？”胖旅客一听，象坐在弹簧上似地腾地跳了起来，“我怎么杀人？……我对天发誓，我没杀过人呀！”

“坐下！”小梁见他不老实，气更大了，怒目圆睁，严厉地训斥：“别装蒜了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快老实交代！”

“我老实，我老实，可是我真的没杀人呀！”胖旅客哭丧着脸，咽了一口唾沫，显出无可奈何的神色。

“你！”小梁瞟了一眼他那副丑态，联想起旅社里死者的惨景，两眼直冒火星，他怒不可遏地冲前一步，手儿一痒，欲劈头盖脸地给张进财个“开山掌”。

“小梁！”刘根柱见小梁沉不住气了，赶紧示意他坐下，“让他交待完。”

小梁强压了压怒火，坐下了。

刘根柱点燃了一支烟，猛抽一口，喷出一团，放重语气正色道：“既然你说没杀人。那么这钱包是怎么偷的，你要老实交代，决不许耍花招！”

“是，是。”胖旅客慑服于刘根柱那一双威严的眼睛，抬头正视了一眼，又赶紧耷拉下脑袋。他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沁出的涔涔汗珠，喃喃地供认道：“今天傍晚，203房间的高个儿邀我去喝酒……”

“高个儿！”一听这三个字，刘根柱眼睛一亮，连忙打断了他的话：“你说的不对，203房间的客人是个瘦矮个儿。”

“哦，哦，那高个儿也许是瘦矮个儿的朋友，反正和我喝酒的有两人，一个高个，一个矮个。”

“那服务员进去灌暖瓶时，为什么只见你和矮个旅客呢？”刘根柱紧接着追问。

“这……对了，服务员进门时，那个高个儿在卫生间。”

“高个儿什么时候进卫生间的？”

胖旅客略微想了想，说：“好象是听见敲门声，他才往卫生间走的。”

“……”刘根柱以侦察员特有的敏感，边听边记边在脑子里进行过滤：高个儿故意躲进卫生间……对！为了不暴露他自己。

“那个高个儿长相怎么样？”刘根柱细细地问。

“相貌不丑。”

“说得详细点。”

“他……身板结实，长方脸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挺神气挺有风度的！对了，好象有点对对眼。另外，说话挺和气，

待人挺热情，不过他的口音与矮个儿不同，矮个儿是咱山西口音，他是河北口音。”

“河北口音？”刘根柱心里“格登”一下：要是凶手真是外省的流窜犯，那破案的难度就更大了。

他与小梁交换了一下焦虑的目光，又沉稳地扭头对胖旅客说：“说下去吧！”

“喝完酒，我回到自己房间，泡了杯茶，躺着听了一会半导体，一瞥手表八点了，就撑起身子，想出屋看电视。这时，那个高个儿又来了，他问我有打火机吗？我说有。他就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来，敬我一支，我赶紧用打火机给他点了烟。他离去后，我发现地上有只皮夹子，一想，准是高个儿掏烟时落出来的，便随手拣起，一摸，里面鼓鼓的，我心里一动，悄悄插上门，拉开皮夹子一瞧，里面竟有二、三百元钱。我……我财迷心窍，就赶紧把皮夹子塞进了自己的口袋。我怕高个儿发现后寻来，再也坐不住了，就急匆匆地办理了手续，连夜上车……我，我这是有罪呀！可是我说的句句是实话，我是初犯，求你们饶了我吧。”

“你先下去吧。”刘根柱挥了挥手。

胖旅客被带出去后，小梁伸手连连拍打着自己的前额，惭愧地说：“错了，错了，我原来的推断错了！看来凶手不是张进财，很可能是那个高个儿了！”

刘根柱微微颌首：“是呀，对胖旅客的嫌疑可以排除了，看来我们的对手——那个高个儿，是个非常狡猾而残忍的家伙，他为了转移我们的视线，使用了调虎离山计。他作案后，故意把装满钱的皮夹子丢给张进财，促成他惶然离店，引开了我们的视线，从而赢得逃跑的时间。”

小梁冲动地挥动拳头：“我们去追！”

“晚了，刚才那个高个儿很可能与我们在同一列火车上；我们的注意力在胖旅客身上，他保不住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偷笑着溜走了。”

“下一步怎么办？”

“案情很复杂，需要冷静分析。”刘根柱停顿了一下，点燃了一支烟，猛吸几口，吐出一大股浓雾，沉吟着说：“我觉得，现在的关键是要弄清凶手与死者的关系，进而查出凶手是谁，搞清他为什么要杀害死者……”

说到这儿，刘根柱想起什么，连忙抬手瞥表，说：“整十二点，该与小郭通话了。”说罢走到桌边的电台前，扭动开关。话筒里立即传出小郭清脆而急切的声音：“刘队长！刘队长！我是小郭！我是小郭！……”

“我是刘根柱，情况怎么样！”

“我来到了M县公安局，这里的石山乡石山村农机厂昨晚发生了一起行凶抢劫案。这起案子与203房间杀人案有着密切的联系。据初步对证，203房间死者的介绍信正是石山村农机厂被抢劫现场丢失的，203房间的死者就是M县通辑的罪犯！”

“啊！案子套案子，情况更复杂了！”小郭的汇报完全出乎刘根柱意料之外，他放下话筒，然后习惯地整了整警帽，拽了拽衣服，向小梁一挥手说：“走，去M县！”

三 农家遭劫

月亮完全被乌云吞没了。黑沉沉的夜幕下，是一片漆黑的田野，只显出一条灰白色的细长带子。在这条带子上，两